

孝友堂家規  
孝友堂家訓  
蔣氏家訓

恒產瑣言  
聰訓齋語  
德星堂家訂



聰

訓

齋

語

張  
英  
纂

中  
華  
書  
局

# 聰訓齋語卷一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興 錢 儀吉 藹人校

張

英纂英字敦復號夢復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諡

文端入祀賢良祠有篤素堂集

圃翁曰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東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映鏡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針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覺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俛生他想旨哉斯言予所深賞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即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變讒畏讖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蘇過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福陸放翁之忍飢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

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寧其若爲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記誦纂集期以爭長應世則多苦若涉覽則何至勞心疲神但常冷眼於閒中窺破古人筋節處耳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知彼於何年引退其衰健之蹟皆可指斯不夢夢耳

圃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者決然無道氣無意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作爲樂論語開首說悅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踏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數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予竊慕之因號曰樂圃聖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做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閒閒之樂云耳

圃翁曰予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箭無限大約富貴人役于名利貧賤人役于饑寒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

圃翁曰唐詩如綬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爾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詩如紗如葛輕疎纖明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詩嗣常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適意闖入於宋勢所必至立意學宋將來益

流而不可返矣。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盡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太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圃翁曰：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勢軒昂，猛士赴戰場。又云：『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公以爲琵琶詩。』信然。子細味琴音，如微風入深松，寒泉滴幽澗，靜永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絃至七絃，皆有次第。大約由緩而急，由大而細，極於和平。泚夷爲主，安有昵昵兒女，忽變爲金戈鐵馬之聲？常建琴詩：『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沉秋陰。』能令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徵黃金。真可謂字字入妙，得琴之三昧者。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古來士大夫學琴，類不能學多操。白香山止秋思一曲，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高人撫絃動操，自有夷曠沖澹之趣，不在多也。古人製琴一曲，調適宮商，但傳指法。後人強被以語言文字，失之遠矣。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赤壁賦，強配七絃，一字予以一音，且有以山歌小曲濶之者，其爲唐突古樂甚矣。宜爲雅人之所深戒也。大抵琴音以古淡爲宗，非在悅耳。心境微有不清，指下便爾荆棘。清風朗月之時，心無機事，曠然天真，時鼓一曲，不躁不懶，則緩急輕重，合宜自然。正音出於腕下，清興超于物表。放翁詩曰：『琴到無人聽處工。』未深領斯妙者，自然聞古樂而欲臥，未足深論也。

圃翁曰：古人以眠食二者爲養生之要務。臟腑腸胃，常令寬舒有餘地，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吾鄉

吳友李善醫。每赤日寒風。行長安道上不倦。人問之。曰。予從不飽食。病安得入。此食品過飽之明徵也。燂炙熬煎。香甜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彼肥膩易于粘滯。積久則腹痛氣鬱。寒暑偶侵。則疾作矣。放翁詩云。倩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鴆。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炊飯極輕熟。雞肉之類。只淡煮。菜羹清芬鮮潔。渥之食只八分。飽後飲六安苦茗一杯。若勞頓饑餓歸。先飲醇醪一二杯。以開胸胃。陶詩云。濁醪解飢饉。蓋藉之以開胃氣也。如此。焉有不益人者乎。且食忌多品。一席之間。遍食水陸。濃淡雜進。自然損脾。予謂或雞魚鼈純之類。只一二種。飽食良爲有益。此未嘗聞之古昔。而以予意揣常如此。安寢乃人生最樂。古人有言。不覓仙方覓睡方。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是極有味。何以消遣爲。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最爲爽神。失之甚爲可惜。予山居頗閒。暑月日出則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澀。可謂至快。日長漏永。不妨午睡數刻。焚香垂幙。淨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氣爽。真不啻天際真人。況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妬面。婢且蓬頭。庭除未埽。竈突猶寒。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曰。宴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此太守公親爲予言者。

圃翁曰。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綠。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有紅葉。其頹黃茜紫。或映朝陽。或迴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佳勝之極。其他則煙嵐雨岫。雲峯霞嶺。變幻

頃刻。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放翁詩云。遊山如讀書。淺深在所得。故同一登臨。視其人之識解學問。以爲高下苦樂。不可得而強也。予每日治裝入龍眠。家人相謂。山色總是如此。何用日日相對。此真淺之乎言看山者。

圃翁曰。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謗。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唇賣主。皆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充食爲非也。且僮僕甚無取乎黠慧者。吾輩居家居宦。皆簡靜守理。不爲閹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爲遠遊之輸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蹌灑掃。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勸圃之僕。乃可爲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斂怨。彼縱不遵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爲清閒之一助哉。

圃翁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一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損于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享福。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儉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于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于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

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獨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叩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噫。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傳曰。仁者靜。又曰。知者動。每見氣躁之人。舉動輕佻。多不得壽。古人謂硯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計。動靜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動。如澄潭。如古井。則志一動氣。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爲切實。較之服藥引導。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爲根本。不可捨本而務末也。道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座右。時時體察。常有裨益耳。

圃翁曰。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無嗜好。惟酷好看山種樹。昔王右軍亦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手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翫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耶。花十有二種。每種得十餘本。循環翫賞。可以終老。城中地隘。不能多植。然在居室之西數武。花晨月夕。不須肩輿策蹇。自朝至夜分。可以酣賞飽看。一花一草。自始開至零落。無不窮極其趣。

且一株可抵十株。一畝可敵十畝。山中嚮營賜金園。今購芙蓉島。皆以田爲本。於隙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閱耕是人生最樂。古人所云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亦不在沾體塗足也。

周翁曰。山居宜小樓。可以收攬羣峯衆壑之勢。竹杪松梢。更有奇趣。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題曰。千崖萬壑之樓。大溪環抱。羣岫聳峙。可謂快矣。築小齋三楹。曰佳夢軒。夫人生如夢。信矣。使夕夢至此。豈不以爲佳甚耶。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峯。便以爲極勝之景。予此中頗有之。可不謂之佳夢耶。香山詩云。多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樂亦勝愁。人旣在夢中。則宜稅駕咀嚼其夢。而不常爲夢幻泡影之嗟。予固將以此爲睡鄉。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梁枕也。

周翁曰。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它皆屬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藝佳者必脆薄。一醺值數十金。僮僕捧持。易致不謹。過於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歡譔。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藝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翫器。皆不可畜。從來買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不管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真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真。以真爲僞。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昔真定梁公有字畫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獨惜。後爲勢家所求。索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輒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斯累。此可爲明鑑者也。

周翁曰。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

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夏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以極圓而後登峯造極。裕親王曾暢言其旨。適與予論相合。偶論及科場文。想必到圓處始佳。即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余嘗觀四時之旋運。寒暑之循環。生息之相因。無非圓轉。人之一身。與天時相應。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漸長。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凡事漸衰。中間無一刻停留。中間盛衰關頭。無一定時候。大概在三四十之間。觀於鬚髮可見。其衰綫者。其壽多。其衰急者。其壽寡。人身不能不衰。先從上而下者多壽。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故鬚髮如故。而腳輒者難治。凡人家道亦然。盛衰增減。決無中立之理。如一樹之花。開到極盛。便是搖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開。況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溫室之花。能移牡丹各色。桃於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後。根幹輒萎。此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嘗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爲圓轉。梅以深冬爲春。桃李以春爲春。榴荷以夏爲春。菊桂芙蓉。以秋爲春。觀其枝節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理。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圃翁曰。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彩。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剗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聲氣。飲食起居。交遊酬酢。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

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爲大惑也。余昔在龍眠。若於無客爲伴日。則步屨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闥讀蘇陸詩。以二鼓爲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于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鬚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索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間何客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

周翁曰。予嘗言草山林之樂者。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實有其樂。是以古今來不易觀也。四者維何。曰道德。曰文章。曰經濟。曰福命。所謂道德者。性情不乘戾。不苛刻。不褊狹。不暴躁。不移情于紛華。不生墮于冷暖。居家則肅離簡靜。足以見信於妻孥。居鄉則厚垂謙和。足以取重于鄰里。居身則恬淡寂營。足以不愧於衾影。無忤於人。無羨於世。無爭于人。無憾於己。然後天地容其隱逸。鬼神許其安享。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捨轉徙之煩。此非道德而何哉。佳山勝水。茂林修竹。全恃我之情性識見取之。不然。一見而悅。數見而厭。心生矣。或吟詠古人之篇章。或抒寫性靈之所見。一字一句。可千秋相契。無言亦成妙語。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此非文章而何哉。夫茅亭草舍。皆有經綸。菜圃瓜畦。具見規畫。一草一木。其布置亦有法度。淡泊而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致委頓。良辰美景。而飽釋不空。歲時伏臘。而雞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自有雅人深致。疏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此非經濟而何哉。從來愛閒之人。類不得閒。得閒之人。類不愛閒。公卿將相。時至則爲之。獨是山林清福。爲造物之所深吝。試觀宇宙間。幾人解脫書卷之中。亦不多得。置身在窮達毀譽之外。名利之所不能奔走。世味之所不能縛束。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田有伏臘。而無乞

米之苦。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此非福命而何哉。四者有一不具。不足以享山林清福。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非無一知半見。略知山林趣味。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職此之故也。

圃翁曰。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蓀。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漚之衣。緞之爲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紬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浣洗。況予素性疎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受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老年奔走應事務。日服人參一二錢。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參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餬口之具。忍孰甚焉。侈孰甚焉。夫藥性原以治病。不得已而取效于旦夕。用是補續血氣。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可乎哉。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予故深以爲戒。倘得邀恩遂初。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也。

圃翁曰。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僞爲真。將無作有。以徼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邀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望。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樣。訥迂鈍者。猶當慎其首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蹤跡詭祕者。以不識其人。

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圃翁曰：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做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圃翁曰：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大約從土掘出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裹密，用草包之，不宜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千里，經一月而猶活，乃用金汁十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新生細白根，係生氣所托，尤不當損。人但知深根固蒂，不知亦不宜太深。種植書謂加舊迹一指，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斷然不茂矣。凡樹大約花時移，則彼精脈在枝葉，易活。於桂尤甚。花已有蓓蕾，移之多開。然此最泄氣，故移樹而花盛開者，多不活。惟葉茂則其樹必活矣。牡丹移在秋，當春宜盡去其花。若少愛惜，則其氣泄，樹即活亦不茂。數年後多自萎，樹之作花甚不易。氣泄則本傷。古人云：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不可不審也。

圃翁曰：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乃知芥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芥茶如茗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爲歲寒之交。六安尤養脾，食飽最宜。但鄙性好多飲茶，終日不離甌。

枕爲宜節約耳。

圃翁曰。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躇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害。害宜避。而有不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爲州縣官。決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權也。昔者米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墳。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人守之。蕭君夜遁。被復爲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蕭君。生死有命。寧不信然耶。予官京師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且滋詬訾。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爲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數。謗

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却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謬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勢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駟。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常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常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于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于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偏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

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抗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

圃翁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間或闖入。即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闖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尙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圃翁曰。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管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言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法。詳於恆產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鳩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掇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正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驗親切耳。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大人赴食之暇。隨所欲言。取素牋書之。得八十四幅。示長男廷瓚。裝成二冊。敬置座右。朝夕覽誦。道心自生。傳示子孫。永爲世寶。延瓚敬識。

## 聽訓齋語卷二

圃翁曰。人生必厚重沉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賤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嘆。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僕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予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既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歎。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况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寧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盈。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予不及見祖父贈光祿公。恂所府君。每聞鄉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麟威鳳。方伯公已酉登科。邑人榮之。贈以聯曰。張不張威。願秉文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至今桑梓以爲美談。父親贈光祿公拙菴府君。予逮事三十年。生平無疾言遽色。居身節儉。待人寬厚。爲介弟。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生平未嘗呈送一人。見鄉里煦煦以和。所行隱德甚多。從不向人索逋欠。以故三世